

2801

城關文史資料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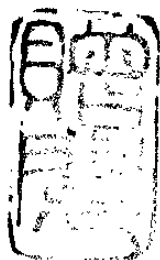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城关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4

城关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城关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政协兰州市城关区第四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 朱文龙

副主任 高 膺

委 员 马耀超 马克勋 陈文革 李建斌
李正德 王应铭 安廷谕 王士敦

目 录

记我国城市规划工程设计大师——任震英	柴玉英 (1)
园艺专家刘亚之	区政协文史办搜集整理 (16)
我的父亲陈定行	陈安莉 (19)
阮大师在日本	李建斌 (25)
辛勤树木育人的王尔黼先生	王士敏 (30)
“雄强朴茂”——记著名画家赵西岩	赵振亚 (37)
清末回族画家马虎臣	马志藩 (41)
著名书法家、楷书大师金玉振	陈永革 (43)
兰州名人王烜	邓 明 (46)
王受天做地下工作二三事	王应蛟 (50)
历史上兰州的交通	王九菊 (53)
建国前兰州路灯简况	关振兴 (58)
兰州旧城区兴废记略	王九菊 赵世英 (63)
回忆五十年代白塔山的绿化造林	韩碧空 (79)
兰州市城关区旧街巷存古 (二)	关振兴 (82)
城关区的名木古树	施 寿 (116)
兰山索道	李建斌 (124)

红山根旧貌换新颜·····	王士敏(128)》
兰州四大书院·····	邓 明(133)
城关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选介·····	姜 方(149)
兰州城关区昔日的回民小学·····	马耀超 马建正(157)
三眼井与兰州西关清真大寺·····	马克勋(162)
兰州回族的婚礼习俗·····	马耀超(165)
营盘岭战地工事开挖片断·····	张福亭(168)
甘肃省立气象测候所的建立与变迁·····	杜中木(170)
金城著名酒家“悦宾楼”的变迁·····	陈永革(174)
城关区解放初期的禁毒运动	
·····	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秘书科供稿(177)
城关区解放前妓院活动及解放后取缔妓院的情况	
·····	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秘书科供稿(186)》

记我国城市规划工程设计

大师——任震英

柴玉英

任震英，生于1913年4月14日，哈尔滨市人。193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建筑系。同年来兰州，至今已五十余载。

解放前，曾任甘新公路督办公署工程处帮工程师，甘肃省建设厅总工程师室副工程师、工程师，营造厂副主任兼主任工程师等职。解放后任兰州市人民政府建设科科长、工程师，兰州城市建设局局长及规划局局长，兰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等职。现任兰州市人民政府顾问、总建筑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技术顾问，中国城市科学学会常务理事，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顾问，海南省城乡规划特邀顾问，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顾问，哈尔滨建工学院及兰州大学兼职教授等。1990年7月荣获兰州市政府颁发的“兰州市有突出贡献的老科技工作者”证书。1990年12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

任震英对自己有个评价：“我一生所告慰自己的就是在逆境中也始终坚守着城市规划这个阵地，坚守大西北”。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的前夜，西逃的国民党军队的弹药车在桥上爆炸，引起大火，烧坏了黄河天下第一桥——“中山桥”。就在解放的当夜，下榻在三爱堂的彭德怀司令员，把兰州地下党工委书记罗扬实找去，急切地问：“兰州有共产党员工程师吗？”“有”。“那就好”，彭总接着说：“黄河铁桥在战火中炸坏了，进军大西北过河要有桥，这是当务之急！”罗扬实就把任震英推荐给彭老总。去见彭总时，因他是穿着一身旧西装的年轻人，彭总点点头，问道：“工程师同志，你造过铁桥吗？”他说：“没有”，接着又说：“我盖过楼房，修过公路桥，没有设计修过这样大的铁桥。”彭老总思索一阵，便说：“草鞋没有样，边打边像么，就由你领着去干吧。”

当时他高兴极了，恨不得使尽全身的力气，立即把大桥修好。他马上穿大街走小巷寻找战友。首先找到柴应龙工程师，又找到了许纪生、陆书顺和黄震亚三位工程师，在一起合计后，即刻分头去集结了200多名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到桥头，加紧进行修复，苦战了八昼夜。在这期间彭总曾两次来桥上视察慰问。大桥修复通行时，彭总第三次又来慰问视察。当部队浩浩荡荡渡河西征时，彭总握着任震英的手说：“把黄河铁桥提前两昼夜抢修好了，要得要得！你们为抢修大桥立了一大功，感谢同志们！”过桥后，彭总还说：“解放了，城市已经归于人民，咱们要把兰州建设成真正的人民城市啊！”

回到家中，他兴奋地对爱人侯竹友说：“竹友！咱们的后半辈子就献给这个人民城市吧。今天彭总勉励我们要把兰州建设好”。不久以后他出任市政府建设科长、工程师，主持

兰州城市规划负责城市建设工作。

从此，他就按计划地漫步街头，到处转，到处看。为了进一步了解熟悉兰州的地形，他登上兰州的制高点——三台阁。大山大河是大自然赋予兰州的健康骨架，两岸果园菜畦，城乡互相交错，这是中外不多见的独有地形。他根据兰州地形特点和实际情况，凭着自己掌握的资料，灵感和勇气，决心独自创造。

1951年开始，他和助手们在武都路找了一间小阁楼，屋里没有一张比较长一些的绘图桌子，他们就跪在地板上，绘制建设兰州的新蓝图，经常熬到深夜，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买一碗热冬果，作为夜餐，一直干到通宵达旦。在甘肃省委、兰州市委的支持下，新兰州的规划蓝图终于绘制出来了，并数次往返于北京兰州，多方征求意见进行修改。1954年正式上报国务院。当敬爱的周总理看到来自西北黄土高原的第一份城市规划蓝图时，很高兴，立即提交国务院讨论批准。由任震英领导制订并亲自规划设计的“兰州城市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不仅是全国第一个规划蓝图，也是第一个被国务院批准的城市规划方案。兰州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按既定的蓝图步入了城市建设的轨道。

在全国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上，苏联城市规划专家顾问巴拉金作报告时说：“……兰州城市的自然条件以及布置工业和住宅的条件，都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个城市的建筑工程师任震英同志却以其特殊的工作能力以及对自己事业的热爱作出了生动而有内容的城市规划设计。当我们看到这个规划时，就会发现：城市艺术组织首先是依据自然条件，规划上的布局处理是与自然条件相吻合的。因而就使规划设计，既

能生动优美，又能够得到实现。全市中心，各区域中心，以及绿化系统也处理得很好。”（录自全国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专刊，“建筑”刊物第10页）

五十年代另一位苏联专家来中国访问时，到兰州参观考察。在皋兰山看到兰州总体规划设计的“立意”时曾夸奖任震英说：“……富有想象力、卓有创建。你不仅是一位行家，而且很懂得生活的艺术。”

1957年7月，他带着“兰州总体规划图”随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出访苏联和罗马尼亚。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又将该图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城市规划展览”会上展出，博得国外专家们的好评。1959年，兰州市总体规划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建国10周年大庆展览会上，制成电动自控彩色模型展出。

可万万没想到，从莫斯科回国不久，他接到“通知”，不是去汇报出国的感受，而是老老实实交待反党罪行。他被卷进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旋涡，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下子扣在他的头上。接着他被开除党籍，降两级使用。当时，规划中的兰州化工厂、炼油厂等骨干企业正在组织大规模施工，可他靠边站了。爱人信任他、理解他，好友劝慰他，孙剑峰市长含着眼泪安慰他，要相信党，要挺住。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就是靠共产党的信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对党的忠诚，没有沉沦，挺了过来。

二

1958年深秋的一天，在宝塔山上塔尔院的走廊里，新上任的市委书记王观潮问任震英：“听说，你能把这荒山变成公园？是真的吗？”他沉思了一会儿，回答道：“能！只要您信得过，给我指挥权。”又说：“公园规划设计我来作。

一经批准，往后施工期间的一些技术问题，我说了算。”王观潮书记答应得很干脆：“行，一言为定。”

任震英当时立下了三年改变白塔山面貌的“军令状”。他废寝忘食，上山勘察。白塔山海拔1700米，是兰州市内的一座荒山，真是童山濯濯，仅有一座古塔，数楹破庙，七株柏树，是“拉羊皮不粘草”的秃岭，他站在山巅，沉思遐想，脱口吟道：

“改变北山面貌，楼阁建在山腰，
拦洪大坝锁山蛟，不准山洪乱跑。”

“植树造林种草，青山绿水明朝，
千里黄河浪滔滔，万里东风欢笑。”

“高原高山黄土，我们满不在乎，
山山岭岭齐欢呼，万紫千红透露。”

“要与‘万寿’媲美，姑苏名园不孤，
巧战三年垂千古，白塔晴空万树。”

心里虽然这样想，但要把水土流失那样严重的荒山秃岭真正变成公园，真是难上加难。一同工作的马文俊和尹建鹏是被撤免了职的区长。他们三人天天上山转转看看、比比划划，不是“乐以忘忧”，而是“累以压愁”。这是个千山和尚头，遇雨水土流，草木难生长，人人都发愁的地方。他们研究后认为没有水改变荒山秃岭的愿望就无法实现，只有蓄、引、提并举（蓄水，引水、提水），才会清泉处处流。他们决心以“要与‘万寿’媲美，姑苏名园不孤”的姿态使它展现在兰州人民面前。于是很快画好了36张详图大样，并将白塔山公园的规划设计方案呈报市委，不久就被批准。一、二、三期建筑群和殿堂构成了总面积66.7公顷的白塔山主体

建筑，融古典形式与现代内容为一体，既有创新和独特风格，又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开工后，附近的农民和能工巧匠，听到自己有用武之地，纷纷从城市、郊区、外县赶来参加施工，总人数达300余人。大家各抒己见，提出了很多合理化的建议。特别是许多旧废砖、木、石等零星材料，得到合理调配使用。白塔山的一砖一木一瓦一石都是充分利用改造旧城时拆卸的建筑物材料，用人工“抬”上山的。任震英鼓励大家说：“咱们这是从山下背来的肉，再加些调料，就会炒成香喷喷的‘回锅肉’了”。

他白天和工匠们一起干活，晚上反复认真研究方案，终于将古典形式与新时代的内容合二为一，建成了拥有楼阁、亭廊的三台建筑群，构思新颖，既美观又大方。总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建筑物，只用了40万的投资，13个月的时间就完工了。

当初草图绘制出来时，他就寄了一份给我国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工程结束后，梁先生写信表示祝贺：“你们炒的‘回锅肉’，我非常欣赏，十分赞成，它为兰州添了一景。”

1981年在他完成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内甘肃厅的设计之后，他的“右派”问题被彻底平反了。他在自己的床头贴了一条学：“前既见古人，后又见来者，念天地之无穷，宁辞荣辱上下”。并写道：

“白塔晴岚，繁花碧树，北山今已名园，殷勤三载，万手变荒寒。红巾翠袖，佳日歌舞联欢，疏林外，风流诸老，破晓练柔拳。丹忱永不变，闲愁旧恨，过眼云烟，有深情似

海，浩气凌天，何日拦洪坝筑紫望眼，帆影相衔，兰州好，晴空万里，跃马再挥鞭。”

20多年来，白塔山公园已是中外游客必游之地。日本朋友1980年5月留在白塔山牡丹亭禹王碑后的一首诗道：“三人登白塔，流水乐哈哈，昨夜春风过，今朝踏落花。”多少名画家为白塔山风光赋诗作画，多少中外游客留连忘返。此情此景也给了他很大的安慰。1981年国家城市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陈占祥访问兰州，他陪陈先生登上白塔山牡丹亭，陈先生说：“啊！看到的兰州比想象中的兰州好得多。兰州好比早晨刚起床的姑娘，经过梳妆打扮她会变得丰满俏丽，有更大的吸引力。兰州已经插上了一朵鲜花，那就是这黄河边上的白塔山，白塔山是你的精彩之笔。”

三

“文革”期间，任震英又一次遭到无情打击，一顶顶“时髦”的“帽子”一下子都扣在他的头上。什么为反动派头目盖过兴隆山别墅，是“残渣余孽”；修过黄河铁桥同彭德怀打过交道，还要在北塔山为彭德怀树碑立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跟修正主义苏联专家拉拉扯扯，在皋兰山顶窃窃私语，是“里通外国”；中央主持城市规划的人物已被炮轰了，此人曾夸奖过任震英一手炮制的兰州规划图，是“走资派”！……但任震英在“牛棚”里，以树枝当笔，黄土作纸，依然画“兰州”，设计“兰州”。与此同时，他主持制订的兰州市第一个城市规划也被当成“黑样板”进行批判。滨河路的绿带，不论开花的、长叶的统统拔掉了，什么红花绿叶香喷喷的，那是腐蚀人们的灵魂，消磨人们的斗志……于是就出现了“柏树脱裤子”的奇观，实际上连“上衣”也脱了，

只保留了一个“头”。

有一次，任震英到广场去受“公审”路上，当他看到滨河路公园的残景时，心里难过、愤怒，两眼止不住的流泪。

1973年，给他平反后，他立即向市委、市政府领导建议，重新修订“兰州市总体规划”。因为十年动乱，城市建设的随意性和分散性，造成了乱占乱挖成风，污水任意排放，浓烟成云，电线天上地下打架，绿化百花凋零，拆迁如行蜀道，违章建筑泛滥，城市规划被破坏。

为了使城市建设真正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他考虑到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应在肯定1954年规划的合理部分和总结20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近期应订在1978—1985年，远期应考虑到2000年。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市上领导和省委书记宋平、兰州军区政委肖华等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他带领城市规划工作者和来自30多个单位协助工作的同志们，通力合作很快完成了兰州城市的发展蓝图，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新的规划方案确订后，邀请了全国若干城市规划专家及国家建委的专业领导们到兰州进行会审。通过以后，报送国家建委，上报国务院。1979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兰州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第一个修订总体规划的城市。从此兰州市步入了城市建设的新阶段。

规划市区面积为148平方公里，充分利用兰州这个带状城市，黄河横贯市区，城乡相间，高山、台地、川地和滩地构成天然空间层次，田园绿地错落在工业区和生活区的特点，把高山长河作为这个城市结构中重要的组织骨架，把一丘、一壑、一片果园、一泓流水、一组古建筑群、一个风景点，

都作为兰州市城市结构的零件，力求正确处理城市功能、经济和观瞻的关系，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的配套建设，统筹考虑了市区的用地布局，对外交通、生活居住、林园绿化、主要公共建筑、市政工程公用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and 环境保护等。

为了改善职工生活居住条件在已完成的城关中心区详细规划内，规划了11个居住区，6个独立小区和6个街坊，安排了3个居住区级以上的生活服务中心，6个区级的生活服务中心和26个小区中心。规划布局将商业、饮食、服务、邮电、银行以及文娱设施，集中于居住区适中地点，以方便居民生活。中小学、幼儿园的活动场地，均分布在小区内独立地段。为了彻底解决兰州居民区的大气污染问题，提出了建设热电站和煤制气厂，以使市区逐步实现集中供热和民用燃料煤气化。

城市园林绿化规划，采取了点、线、面、大、中、小城市与郊区、平原与山地、园林与生产相结合的办法，使园林绿化与工业布局、道路系统、河湖水系、建筑组群等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园林绿化系统。市区内除扩建五泉、白塔、雁滩公园外，还创建小西湖公园等。将现有的五一山、徐家山林场规划为植物园，研究培植高原树种和其他植物。将白塔山后山、仁寿山等地拟辟为森林公园，并将兰州市榆中县的兴隆山、永靖县的炳灵寺辟为风景游憩区，使刘家峡水库区逐步建成水上公园，以适应人民生活 and 对外开放、旅游事业的需要。

规划以东方红广场为中心，形成全市的政治、文化和公共活动中心地带。在广场周围除兴建高层综合办公大楼外，

还有大型的体育馆、科学宫、电子计算中心和其他公共建筑。兰州黄河大桥南端也拟建大型的公共建筑。火车站广场是兰州的门户，作为铁路客运中心，广场周围将建起邮递转运站，高层旅馆和其他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一个新的商业中心，也将在盘旋路的西南角出现，包括高层百货大楼，较大的综合商场、工艺美术服务部、各类专业商店、高层旅馆、大型书店、影剧院等。

自兰州市新的城市总体规划经国务院正式批准以来，城市建设者们按照新的总体规划和各项具体设计，在市内修路、建桥、造厦、营园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对城市规划工作极为重视。任震英应邀参加了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27个城市“总体规划专家评议会”“规划问题座谈会”，十多次到深圳，三次到常熟，四次到大连出谋献策，并为泰山风景区的规划提了合理化意见，使泰山索道改线。1979年应浙江省的邀请到普陀山视察了“文革”中的破坏情况，在现场就给赵朴初先生写了呼吁重整“海天佛国”——普陀山的书面意见，得到赵先生的支持。他还对杭州、桂林、大连、曲阜等风景名胜区及文化历史名城的城市规划提出意见，进行了指导。

四

1980年任震英任兰州市副市长，出访日本东京时，有两位日本建筑师专程来向他请教中国窑洞及生土建筑问题，并告诉他日本已经出版了有关书籍。日本专家的这一席话对他震动很大。日本专家走后，他辗转反侧整夜未合眼，想的很多。早在50年代，他就想以窑洞和生土建筑为研究课题，并有过许多美好的计划，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想不

到，今天日本建筑专家反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难道又像敦煌一样——窑洞在中国，窑洞研究学却在日本吗？回国后，他立即向中国建筑学会建议：调查研究黄土窑洞的状况，为改变农村居住环境创造条件。

同年，就在兰州成立了“中国建筑学会窑洞及生土建筑研究组”，由他担任组长。

任震英说：“据我调查了解，我国有63.5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地区，有4000万人居住窑洞，1.5亿人居住在生土建筑（地面土房）的房中，我们要根据这个现实考虑城乡建设。”所谓生土建筑，就是以未经焙烧的土料、土块作为墙和其他物件而建成的建筑物，窑洞是生土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外一直被称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黄河上游两岸的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梁峁纵横，原川连绵，自古以来，居住在这块大地上的人们，因地就势建造了别具风格的窑洞。千百年来，黄土窑洞多为劳动人民所居，以致窑洞被称为“寒窑”。1980年，他向建筑学会建议，

“要为‘寒窑’召唤春天”，并为调研组的活动作规划，组织和指挥调研人员向黄土高原广大农村进军。中国建筑学会窑洞与生土建筑调研组与各省、自治区调研小组的同志们跋山涉水，行程数万里走遍了我国的窑洞区。年近古稀的任震英一面组织指挥一面四处奔波调研，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他特别到甘肃东部、河西西部等地区考察农村窑洞，进行研究，并撰写了论文。大家为进一步改善窑洞民居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进行了许多革新设计，撰写了70多篇专题论文和调查报告，于1981年6月和1982年9月先后两次召开了学术讨论会。